**凯文·E·弗雷德里克博士，瓦尔多派，第 10 讲，
《麻烦的中心》，约书亚·贾纳维尔** © 2024 Kevin Frederick 和 Ted Hildebrandt

这是凯文·弗雷德里克博士关于瓦尔多派历史的教学。这是第 10 节课，《麻烦的中心》，约书亚·乔纳维尔讲解。

这篇布道的题目是《麻烦的中心》。约书亚·约纳维尔，山谷之狮。今天布道的经文是《希伯来书》第 11 章，从第 32 节开始，一直到第 12 章第 2 节。我还能说什么呢？因为时间不够，我无法一一讲述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大卫和撒母耳以及先知们的故事，他们通过信仰征服了王国，伸张了正义，获得了承诺，堵住了狮子的嘴，扑灭了熊熊的烈火，逃脱了刀剑的边缘，从软弱中获得了力量，在战争中变得强大，击退了外国军队。

妇女们通过复活得到了她们死去的亲人。其他人则遭受折磨，拒绝接受释放，以获得更好的复活。其他人遭受嘲笑和鞭打，甚至被锁链和监禁。

他们被石头砸死。他们被锯成两半。他们被刀剑杀死。

他们披着绵羊和山羊的皮，到处流浪，受穷乏、受迫害、受折磨，这世界不配有这样的人。他们在沙漠、高山、洞穴和地洞里流浪。虽然这些人都因信而得到称赞，但他们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因为上帝已经为他们预备了更好的东西，使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达到完美。

所以，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忍受了十字架的羞辱，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是主的话。感谢神。

我们周围有如云彩般的见证人，希伯来书作者的话是关于早期基督教社区的，反映了公元二世纪初的旧约。但这些话也很容易被写到瓦尔多派身上，不仅关于他们作为一个民族所面临的迫害和折磨，还关于他们对信仰的回应，他们经受了罗马天主教会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的迫害，也经受了无数其他的磨难。信仰的坚定决心，我们祖先和母亲作为人的信仰，无论我们是瓦尔多派的血统、长老会还是浸信会，这些信仰的先驱们都表现出了任何经历过磨难的基督徒群体中最坚定的信仰决心。在研究瓦尔多派人民 800 多年的历史时，很明显，没有一个世纪比 17 世纪对瓦尔多派人民及其生存更具毁灭性。

在我们关注约翰·艾尔这个人之前，让我先简要介绍一下一些几乎摧毁韦尔多派生存的重大事件。1629 年，意大利北部发生了一场大旱，导致可怕的饥荒，山谷中许多人丧生。第二年春天，就在农民们播种并希望有一个更好的生长季节的时候，一场更大的灾难袭击了山谷。

随着法国占领军的到来，可怕的黑死病迅速蔓延至整个欧洲。近 50% 的瓦尔多派人口因瘟疫而死亡，令人震惊的是，山谷中每个教区的 16 名瓦尔多派牧师中有 14 名死于瘟疫，剩下的两名瓦尔多派牧师人手不足，整个瓦尔多派信仰社区在漫长的悲痛时期几乎完全失去了牧师领导。尽管经历了这一切，我们祖先和母亲的信仰依然存在。

瓦尔多派仍未从 17 世纪 30 年代黑死病的巨大破坏中恢复过来，萨伏依公爵命令对剩余的瓦尔多派施加过度的经济困难和罚款，并处以高达 20,000 克朗的罚款。但瓦尔多派仍然以自己的信仰为荣，甚至和平地效忠公爵，他们只希望不受干扰，这样他们就可以不受周围更大的罗马天主教社区的阻碍地进行礼拜和生活。唉，这是不可能的。

自一个世纪前的宗教改革以来，人们对瓦尔多派的仇恨日益加深，以至于在 17 世纪 50 年代，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和萨伏依公爵查尔斯·埃马纽埃尔 (Charles Emmanuel) 开始寻求彻底消灭瓦尔多派，因为公爵的母亲对瓦尔多派的强烈蔑视。公爵的母亲名叫凯瑟琳·玛丽。她是法国国王的女儿，也是佛罗伦萨著名的罗马天主教美第奇家族的孙女。

都灵主教安德鲁·盖斯塔尔多也敦促实施这一灭绝计划。结果，法国国王和萨伏依公爵（凯瑟琳·玛丽的儿子）于 1655 年 1 月下令并执行了驱逐令。那年 1 月 25 日，在一个特别严酷的冬天，那些不愿放弃信仰并皈依天主教的瓦尔多派教徒被强行驱逐出他们安全的山谷，并被转移到更方便、更难防守的山谷。

他们被萨瓦军队赶到深雪中，许多妇女、儿童和社区的老年人被冻死或因病死亡。那些留在自己家中的人被他们的罗马天主教邻居洗劫一空，到那年 2 月，公爵已派遣 1,000 多名士兵驻扎在瓦尔登派的家中。这些部队由皮亚内萨侯爵指挥。

贾纳维尔 ( Joshua Janavel)的农民 只有瓦勒度派教徒才意识到这一行动是残酷迫害浪潮的先兆。贾纳维尔当月开始召集一支由 11 名志愿者组成的队伍，致力于保卫罗拉小社区的家园。许多瓦尔多派教徒嘲笑贾纳维尔的准备工作过于鲁莽和挑衅并且暴力，因此没有制定任何全面防御措施。

但那年 4 月中旬，皮亚内萨率领 15,000 人的萨瓦军队进入山谷，在复活节那天，太阳升起之前，公爵的军队对萨瓦军队驻扎的每一户人家进行了有组织的袭击。复活节早晨，随后发生了一场特别残酷的袭击，对男女甚至瓦尔登派儿童实施了多种形式的酷刑。其中一种特别残酷的酷刑是绑住受害者的手臂和腿，然后把他们滚下悬崖。

萨瓦军队对瓦尔多派儿童和婴儿的残酷迫害更为残酷。许多被指派指挥这些部队的法国军官对军队的残酷行径感到震惊，其中一些人辞职以示抗议。到了那个复活节的夜幕降临，山谷里回荡着大屠杀中受折磨和幸存的受害者的哭喊声。

只有一个小村庄完好无损，那就是罗拉镇，由约 50 户人家组成，由约翰·埃尔和 11 名志愿农民保卫。在接下来的四天里，皮亚内萨侯爵派出一波又一波的军队，人数不断增加，杀死了罗拉的守军。每次他们都伤亡惨重，仓皇逃离战场。

约翰·艾尔表现出平静的信仰。每次进攻被击退之前和之后，他都会召集手下祈祷。进攻结束后，他会背诵《诗篇》第 11 篇，感谢上帝给予他们的保护。

一方面，此时的皮亚内萨怒不可遏，羞愧难当，他下令派出 8,000 人全力进攻罗拉小村。瓦尔多派守军这次被彻底击溃，126名罗拉市民被杀。许多人被俘，包括约翰·埃尔 8 岁的儿子。

皮亚内萨侯爵给约翰·埃勒写了一封信，并释放了一名瓦尔多派囚犯，让他直接把信交给约翰·埃勒。信中的内容表明，如果约翰·埃勒放弃信仰，皈依天主教，他将获得所有损失的赔偿，他的妻子和孩子也将立即被释放。此外，他还被授予了萨伏依公爵军队的军官职位。

然而，如果约翰·埃尔拒绝这些条件，他的妻子和孩子将被处死，而且他的头上会悬赏重金，甚至最强大的盟友也会背叛他。约翰·埃尔回信如下：侯爵大人，没有比这更痛苦的折磨或更残酷的死亡，但我宁愿放弃我的宗教信仰，这样诺言就失去效力，威胁只会增强我的信仰。至于我的妻子和孩子，大人，没有什么比想到他们被监禁更让我痛苦，没有什么比他们遭受暴力和残酷的死亡更让我恐惧。

我深切地感受到身为丈夫和父母的温情。我的心中充满了人性的情感。我愿意忍受任何折磨来拯救他们脱离危险。

我愿意为了保护他们而死。但话虽如此，大人，我向您保证，他们生命的代价绝不能成为我得救的代价。他们确实在你的掌控之中，但我的安慰是，你的权力只是对他们身体的暂时权威。

你们可以毁灭凡人，但他们不朽的灵魂却超出你们的掌控，他们将永生，为你们的残忍行为作证。因此，我将他们和我自己献给上帝，并祈祷你们的心灵得到改造。约书亚·贾纳维尔，我们祖先的信仰，神圣的信仰，我们将至死忠于你。

我们当中谁会在自己家人即将死亡的情况下，坚守信仰？雅纳维尔的妻子和女儿在收到这封信后被皮亚内萨立即处决。雅纳维尔和他的儿子与他的追随者逃往阿尔卑斯山，不久后，越来越多的其他逃亡新教徒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们愿意为自己的事业而战，如果需要，甚至愿意牺牲生命。一系列冲突和战斗持续了数月，包括对圣扎孔多的攻击，该地戒备森严，由天主教军队防守。

尽管如此，贾纳维尔和他的部队还是击败了抵抗军，他们在露天用厚木板盖住头以防步枪射击。在这场战斗中，新教徒阵亡 17 人，受伤 26 人，而天主教徒阵亡 450 人，受伤 511 人。贾纳维尔和瓦尔多派教徒清楚地知道，上帝在保卫他们山谷家园的途中保护着他们。

那个春夏，由于那个可怕的复活节，瓦尔多派惨遭屠杀的消息传遍了整个新教欧洲，甚至传到了英国。英国著名的新教护国公奥利弗·克伦威尔鼓励整个新教英格兰的教区筹集资金，用于照顾和支持瓦尔多派流亡者。来自欧洲各地的小规模新教徒雇佣军开始集结起来支援瓦尔多派，他们组成了一支 500 人的军队，对抗当时已经达到 16,000 人的敌人。那个夏天发生了更多的冲突和战斗，大多数都以天主教势力的失败而告终。

贾纳维尔曾两次受伤，一次是腿部受伤，第二次是胸部中弹，子弹穿过肺部并射出体外。这次伤势并不致命，他在六周内奇迹般地痊愈，并重新指挥他的部队在战场上作战，信奉我们父亲的神圣信仰。瓦尔多派在整个春季和夏季屡屡智胜天主教部队，最终，在 8 月的卡斯特卢斯，新教徒彻底击败了天主教部队。

当卢塞恩的主教长，一位天主教主教，看到大批受伤的天主教士兵返回，并再次听到瓦尔多派的失败时，他说，啊，我以为狼曾经吞噬异教徒，但现在我看到异教徒吃掉了狼，这是我们父亲的信仰。对于约书亚·贾纳维尔和瓦尔多派的捍卫者来说，信仰不仅仅是对上帝的信仰。信仰事关生死。

信仰是一种基础和信念，即面对一切困难，面对必死无疑的危险，上帝告诉我们并邀请我们保持忠诚，上帝会奖励那些坚守信仰并寻求上帝指引的人。当山谷中到处都是敌人，而守军只有少数几个手持火枪的士兵时，我们先辈的信仰没有动摇。我们先辈的信仰寻求上帝的眷顾和指引精神来保佑他们安全，他们深知没有其他后援。

这种信仰有着悠久的历史，它回顾了先辈们的艰辛历程，他们被法老的军队追赶，面前是一片死亡之海，无路可走。这种信仰让人想起复活节早晨，一群十一名门徒在楼上恐惧地蜷缩着，发现自己充满了力量。如果你今天早上听到这个戏剧性的信仰故事时，血液有点沸腾，那么也许是你的信仰被点燃了，让你更深刻地意识到它的力量在你体内。

是的，正如诗篇作者所说，我们拥有美好的遗产。我们中很可能没有人会面临约书亚·贾纳维尔所面临和采取的那种生死抉择以及由此产生的行动。但我们所有人都被要求按照上帝的承诺生活，不要让任何挫折或威胁阻止我们在面对难以克服的困难时按照上帝的要求生活。

如果我们像我们的父母和约书亚·贾纳维尔一样，以同样的信念和坚定的信仰生活，那么这个教堂和我们今天的生活会发生什么？贾纳维尔在 17 世纪 60 年代与他的儿子一起退休到日内瓦，被他的人民驱逐，他们再次认为他过于挑衅萨伏依公爵和天主教徒。贾纳维尔在那之后又生活了数年，他是一个信息来源，甚至制定了一套指导方针，这些指导方针至今仍在研究。如今，美国的西点军校和陆军仍在研究军事指导方针。

这种信念引领着我们的先辈，即雅纳维尔和米其林，以及其他瓦尔多派信徒，他们背靠群山，面对着武器、补给和人数远远落后的敌人，以杀死他们的全体人民为目标，不仅坚持下来，而且克服一切困难取得胜利。我选择了昨天要唱的赞美诗Plouc - Couvent -Cour，它被翻译为“征服者不止”，以展示瓦尔多派信徒的信念。听听这首赞美诗的英文歌词。

胜过一切，这就是我们的象征。胜过一切，即使遭受迫害，因为我们信仰的胜利是通过救赎我们的救世主获得的。让我们跟随基督直到加略山。

让我们永远记住他的死。如果我们在地上与他一起受苦，我们将在天上与他一起统治。让我们挑战错误，以承认耶稣的名。

唯有他，才是我们所有希望的源泉，我们的希望不会被遮蔽。直到他临终之日，贾纳维尔的头上仍悬着一笔悬赏金，每一位萨伏依军官都下达了一套特别的指示，一旦贾纳维尔被抓，就要系统地折磨他。贾纳维尔留下了一本军事战术手册，亨利·阿诺尔在瓦尔登西人逃往瑞士和光荣归来的过程中广泛使用了这本手册。

我们很快将要研究的就是这个。这是主的话语。感谢上帝。

这是凯文·弗雷德里克博士关于瓦尔多派历史的教学。这是第 10 节课，问题的核心。